

李国文评点三国演义

下

三國演義

罗贯中◎著

李国文◎评点



中華書局

李国文评点三国演义

下

罗贯中◎著

李国文◎评点



中華書局

第六十一回

赵云截江夺阿斗 孙权遗书退老瞞

抉择,有时是很痛苦的。因为若是“鱼我所欲也,熊掌亦我所欲也,但不可得兼”的话,顶多是遗憾罢了,但更多的情况是欲选不能,又不能不选,如同握双刃剑,极难两全。于是,失去的甚至比得到的还要多,而且得到的虽是自己想得到的,失去的却是并不想失去的。还可能连得到的也未必是自己想得到的,那就更痛苦了。

刘备,面临着是和刘璋翻脸动武还是大讲伪善的两者之中择一的局面。若是火并,他就成了不仁不义之人,若是维持他的形象,就休想得到益州,真是左不是右不是,煞费苦心。

赵云同样,是和孙夫人摊牌,抢过阿斗;还是任她携子过江,顺从为妥?动手,对夫人大不敬,要怪罪下来,吃不了兜着走;放行,小主子成为人质,他单骑救主,所为何来?这也使他颇费踌躇,一时间下不了决心。

曹操亲率大军至濡须,雪赤壁之恨,讨伐孙权。结果,攻又攻不下,退也退不了。打下去,费时费力,未可胜算;要是撤兵回去,当时兴师动众,已有言在先,志在必得,怎么交代?作为统帅,面子是不能不顾及的。

从这三个当事人来分析,赵云杀伐果断,毫不犹豫,那真是有胆有识;曹操找了个台阶,自引大军回许昌去了,也称得上是一个识时务者;只有刘备,拖泥带水,迁延不决,又想吃,又怕烫,结果事倍功半,坐失良机,益州差点又弄成了荆州。

不管何等人,只要既想获得,又怕失去,踌躇不前,左顾右盼,常常是成不了事,还会误事。

却说庞统、法正二人劝玄德就席间杀刘璋,西川唾手可得。玄德曰:“吾初入蜀中,恩信未立,此事决不可行。”二人再三说之,玄德只是不从。次日,复与刘璋宴于城中,彼此细叙衷曲,情好甚密。酒至半酣,庞统与法正相议曰:“事已如此,由不得主公了。”便教魏延登堂舞剑,乘势杀刘璋。延遂拔剑进曰:“筵间无以为乐,愿舞剑为戏。”庞统便呼众武士入,列于堂下,只待魏延下手。刘璋手下诸将见魏延舞剑筵前,又见阶下武士手按刀靶,直视堂上,从事张任亦掣剑舞曰:“舞剑必须有对,某愿与魏将军同舞。”二人对舞于筵前。魏延目视刘封,封亦拔剑助舞,于是刘瓚、冷苞、邓贤各掣剑出曰:“我等当群舞,以助一笑。”玄德大

刘璋把刘备请进西川,正是严颜所云“独坐穷山,放虎自卫”也。败也是活该了。

刘备固愚不可及,庞统也太越俎代庖了。

惊，急掣左右所佩之剑，立于席上曰：“吾兄弟相逢痛饮，并无疑忌，又非鸿门会上，何用舞剑？不弃剑者立斩。”刘璋亦叱曰：“兄弟相聚，何必带刀！”命侍卫者尽去佩剑。众皆纷然下堂。玄德唤诸将上堂，以酒赐之，曰：“吾弟兄同宗骨血，共议大事，并无二心，汝等勿疑。”诸将皆拜谢。刘璋执玄德之手而泣曰：“吾兄之恩，誓不敢忘！”二人欢饮，至晚而散。玄德归寨，责庞统曰：“公等奈何欲陷备于不义耶？今后断勿为此。”统嗟叹而退。

却说刘璋归寨，刘瑁等曰：“主公见今日席上光景乎？不如早回，免生后患。”刘璋曰：“吾兄刘玄德非比他人。”众将曰：“虽玄德无此心，他手下人皆欲并西川，以图富贵。”璋曰：“汝等无间吾兄弟之情。”遂不听，日与玄德欢叙。忽报张鲁整顿兵马，将犯葭萌关。刘璋便请玄德往拒之。玄德慨然领诺，即日引本部兵望葭萌关去了。众将劝刘璋令大将坚守各处关隘，以防玄德兵变。璋初时不从，后因众人苦劝，乃令白水都督杨怀、高沛二人，守把涪水关。刘璋自回成都。玄德到葭萌关，严禁军士，广施恩惠，以收民心。

早有细作报入东吴，吴侯孙权会文武商议。顾雍进曰：“刘备分兵远涉山险而去，未易往还，何不差一军先截川口，断其归路，后尽起东吴之兵，一鼓而下荆襄？此不可失之机会也。”权曰：“此计大妙。”正商议间，忽屏后一人大喝而出曰：“进此计者，可斩之。欲害吾女之命耶？”众惊视之，乃吴国太也。国太怒曰：“吾一生惟有一女，嫁与刘备。今若动兵，吾女性命如何？”因叱孙权曰：“汝掌父兄之业，坐领八十一州，尚自不足，乃顾小利而不念骨肉。”孙权喏喏连声，答曰：“老母之训，岂敢有违！”遂叱退众官。国太恨恨而入。孙权立于轩下，自思：“此机会一失，荆襄何日可得？”正沉吟间，只见张昭入，问曰：“主公有何忧疑？”孙权曰：“正思适间之事。”张昭曰：“此极易也。今差心腹将一人，只带五百军，潜入荆州，下一封密书与郡主，只说国太病危，欲见亲女，取郡主星夜回东吴。玄德平生只有一子，就教带来。那时玄德定把荆州来换阿斗。如其不然，一任动兵，更有何碍？”权曰：“此计大妙。吾有一人，姓周名善，最有胆量，自幼穿房入户，多随吾兄。今可差他去。”昭曰：“切勿漏泄，只此便令起行。”于是密遣周善将五百人，扮为商人，分作五船，更诈修国书，以备盘诘，船内暗藏兵器。周善领命，取荆州水路而来。

船泊江边，善自入荆州，令门吏报孙夫人。夫人命周善入，

至今才恍然大悟，许多电影、戏剧中都离不了隔墙有耳的窃听法，敢情老祖宗在这里。难怪王渔洋对此摇头曰：“何三国屏风后人之后！”看来此法不足为训。

202年，曹操下书让孙权把儿子送来作

善呈上密书。夫人见说国太病危，洒泪动问。周善拜诉曰：“国太好生病重，旦夕只是思念夫人。倘去得迟，恐不能相见，就教夫人带阿斗去见一面。”夫人曰：“皇叔引兵远出，我今欲回，须使人知会军师，方可以行。”周善曰：“若军师回言道，须报知皇叔，候了回命，方可下船，如之奈何？”夫人曰：“若不辞而去，恐有阻当。”周善曰：“大江之中，已准备下船只，只今便请夫人上车出城。”孙夫人听知母病危急，如何不慌？便将七岁孩子阿斗载在车中，随行带三十余人，各跨刀剑上马，离荆州城，便来江边上船。府中人欲报时，孙夫人已到沙头镇，下在船中了。

周善方欲开船，只听得岸上有人大叫：“且休开船，容与夫人饯行。”视之，乃赵云也。原来赵云巡哨方回，听得这个消息，吃了一惊，只带四五骑，旋风般沿江赶来。周善手执长戈，大喝曰：“汝何人，敢当主母？”叱令军士一齐开船，各将军器出来，摆列在船上。风顺水急，船皆顺流而去。赵云沿江赶叫：“任从夫人去，只有一句话拜禀。”周善不睬，只催船速进。赵云沿江赶到十余里，忽见江滩斜缆一只渔船在那里。赵云弃马执枪，跳上渔船，只两人驾船前来，望着夫人所坐大船追赶。周善教军士放箭，赵云以枪拨之，箭皆纷纷落水。离大船悬隔丈余，吴兵用枪乱刺。赵云弃枪在小船上，掣所佩青釭剑在手，分开枪棚，望吴船踊身一跳，早登大船。吴兵尽皆惊倒。

赵云入舱中，见夫人抱阿斗于怀中，喝赵云曰：“何故无礼？”云插剑声喏曰：“主母欲何往？何故不令军师知会？”夫人曰：“我母亲病在危笃，无暇报知。”云曰：“主母探病，何故带小主人去？”夫人曰：“阿斗是吾子，留在荆州，无人看觑。”云曰：“主母差矣。主人一生只有这点骨血，小将在当阳长坂坡百万军中救出，今日夫人却欲抱将去，是何道理！”夫人怒曰：“量汝只是帐下一武夫，安敢管我家事！”云曰：“夫人要去便去，只留下小主人。”夫人喝曰：“汝半路辄入船中，必有反意。”云曰：“若不留小主人，总然万死，亦不敢放夫人去。”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掣，被赵云推倒，就怀中夺了阿斗，抱出船头上。欲要傍岸，又无帮手，欲要行凶，又恐碍于道理，进退不得。夫人喝侍婢夺阿斗。赵云一手抱定阿斗，一手仗剑，人不敢近。周善在后梢挟住舵，只顾放船下水，风顺水急，望中流而去。赵云孤掌难鸣，只护得阿斗，安能移舟傍岸？

正在危急，忽见下流头港内一字儿排出十余只船来，船上磨旗擂鼓。赵云自思：“今番中了东吴之计。”只见当头船上，一

为人质，212年，孙权也来这一套，想把刘备的儿子质押在自己手里，使其俯首听命。孔夫子说过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但某些人常常把自己身受过的，而且是很大的痛苦，一得意后，又很自然地反诸加于别人头上，这大概便是人性之恶了。

《三国志》载诸葛亮对刘备的一席话，“主公之在公安也，北畏曹公之强，东惮孙权之逼，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。”这位孙夫人，“才捷刚猛，有诸兄之风，侍婢百余人，皆亲执刀侍立，先主每入，衷心常凛凛。”说明娶了年轻媳妇的刘皇叔，这二人世界的日子不怎么好过，很害怕发生家庭暴力呢！

这把原是曹操的剑，削铁如泥，锋利无比，能到赵云手里，是因为他在当阳战斗中，单骑救阿斗而得，现在这个阿斗又处于危境之中，于是，青釭剑又露面了，并且派上了用场。契诃夫有句名言，舞台上出现一支勃朗宁，要闭幕前，它应该是要响一下的，否则这位剧作家就该打屁股了。在小说技巧上，这叫做前后照应，草线灰蛇，伏笔千里之处也。

员大将手执长矛，高声大叫：“嫂嫂留下侄儿去。”原来张飞巡哨，听得这个消息，急来油江夹口，正撞着吴船，急忙截住。当下张飞提剑跳上吴船，周善见张飞上船，提刀来迎，被张飞手起一剑砍倒，提头掷于孙夫人前。夫人大惊曰：“叔叔何故无理？”张飞曰：“嫂嫂不以俺哥哥为重，私自归家，这便无理！”夫人曰：“吾母病重，甚是危急，若等你哥哥回报，须误了我事。若你不放我回去，我情愿投江而死。”张飞与赵云商议，若逼死夫人，非为臣下之道，只护着阿斗过船去罢。乃谓夫人曰：“俺哥哥大汉皇叔，也不辱没嫂嫂。今日相别，若思哥哥恩义，早早回来。”说罢，抱了阿斗，自与赵云回船，放孙夫人五只船去了。后人诗赞子龙曰：

昔年救主在当阳，今日飞身向大江。

船上吴兵皆胆裂，子龙英勇世无双。

又有诗赞翼德曰：

长坂桥边怒气腾，一声虎啸退曹兵。

今朝江上扶危主，青史应传万载名。

二人欢喜回船。行不数里，孔明引大队船只接来，见阿斗已夺回，大喜，三人并马而归。孔明自申文书，往葭萌关报知玄德。

却说孙夫人回吴，且说张飞、赵云杀了周善，截江夺了阿斗。孙权大怒曰：“今吾妹已归，与彼不亲。杀周善之仇，如何不报？”唤集文武，商议起军攻取荆州。正商议调兵，忽报曹操起军四十万来报赤壁之仇。孙权大惊，且按下荆州，商议拒敌曹操。人报长史张紘辞疾回家，今已病故，有哀书上呈。权拆视之，书中劝孙权迁居秣陵，言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气，可速迁于此，以为万世之业。孙权览书，大哭，谓众官曰：“张子纲劝吾迁居秣陵，吾如何不从？”即命迁治建业，筑石头城。吕蒙进曰：“曹操兵来，可以濡须水口筑坞以拒之。”诸将皆曰：“上岸击贼，跣足入船，何用筑城？”蒙曰：“兵有利钝，战无必胜，如猝然遇敌，步骑相促，人尚不暇及水，何能入船乎？”权曰：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子明之见甚远。”便差军数万，筑濡须坞，晓夜并工，刻期告竣。

却说曹操在许都威福日甚。长史董昭进曰：“自古以来，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，虽周公、吕望，莫可及也。栉风沐雨三十余年，扫荡群凶，与百姓除害，使汉室复存，岂可与诸臣宰同列乎？合受魏公之位，加九锡以彰功德。”你道那九锡：

一车马，二衣服，三乐县，四朱户，五纳陛，六虎贲，七

《三国志》裴松之注中，对这位孙夫人有段记载。刘备进益州后，她留在荆州未随同前去，刘备考虑到“权妹骄傲，多将吴吏兵，纵横不法”，只好委赵云为“特任掌内事”来监护约束她。可见这位公主嫁给刘备后，也仍是一位任性跋扈、不可一世的金枝玉叶，她的先生也无可奈何的。

她哥哥以母亲病为由骗她回东吴的事，按她的女中丈夫性格，一字不提，也不追究，此事蹊跷。

周瑜病危时，荐鲁肃，鲁肃临终时，荐吕蒙，吕蒙将死之际，荐陆逊，他们构成东吴政权的执政和决策的轴心，也是孙权得以稳坐江山数十载的保证。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中说：“顾雍既秉国，陆逊益济之以宽仁，自汉末以来，数十年无屠掠之惨，抑无苛繁之政，生养休息，唯江东也独。”看来，一个方针明确，政策对头的政府，一个以一

铁钹，八弓矢，九钹壘主纛。

侍中荀彧曰：“不可。丞相本兴义兵，匡扶汉室，当秉忠贞之志，守谦退之节。君子爱人以德，不宜如此。”曹操闻言，勃然变色。董昭曰：“岂可以一人而阻众望！”遂上表，请尊操为魏公，加九锡。荀彧叹曰：“吾不想今日见此事！”操闻，深恨之，以为不助己也。建安十七年冬十月，曹操兴兵下江南，就命荀彧同行。彧已知操有杀己之心，托病止于寿春。忽曹操使人送饮食一盒至，盒上有操亲笔封记，开盒视之，并无一物。荀彧会其意，遂服毒而亡，年五十岁。后人诗叹曰：

文若才华天下闻，可怜失足在权门。

后人漫把留侯比，临没无颜见汉君。

其子荀恽发哀，书报曹操。操甚懊悔，命厚葬之，谥曰“敬侯”。

且说曹操大军至濡须，先差曹洪领三万铁甲马军，哨至江边，回报云：“遥望沿江一带旗幡无数，不知兵聚何处。”操放心不下，自领兵前进，就濡须口摆开军阵。操领百余人上山坡，遥望战船。各分队伍，依次摆列，旗分五色，兵器鲜明。当中大船上青罗伞下，坐着孙权，左右文武，侍立两边。操以鞭指曰：“生子当如孙仲谋！若刘景升儿子，豚犬耳。”忽一声响动，南船一齐飞奔过来，濡须坞内又一军出，冲动曹兵。曹操军马退后便走，止喝不住。忽有千百骑赶到山边，为首马上一人，碧眼紫髯，众人认得正是孙权。权自引一队马军来击曹操。操大惊，急回马时，东吴之将韩当、周泰两骑马直冲将上来。操背后许褚纵马舞刀，敌住二将，曹操得脱归寨。许褚与二将战三十合方回。操回寨，重赏许褚，责骂众将：“临敌先退，挫吾锐气。后若如此，尽皆斩首。”是夜二更时分，忽寨外喊声大震，操急上马，见四下里火起，却被吴兵劫入大寨。杀至天明，曹兵退五十余里下寨。操心中郁闷，闲看兵书。程昱曰：“丞相既知兵法，岂不知兵贵神速乎？丞相起兵，迁延日久，故孙权得以准备。夹濡须水口为坞，难予攻击。不若且退兵还许都，别作良图。”操不应。程昱出。

操伏几而卧，忽闻潮声汹涌，如万马争奔之状。操急视之，见大江中推出一轮红日，光华射目；仰望天上，又有两轮太阳对照。忽见江心那轮红日直飞起来，坠于寨前山中，其声如雷，猛然惊觉，原来在帐中做了一梦。帐前军报道午时。曹操教备马，引五十余骑径奔出寨，至梦中所见落日山边。正看之间，忽见一簇人马，当先一人金盔金甲，操视之，乃孙权也。权见操至，也不慌忙，在山上勒住马，以鞭指操曰：“丞相坐镇中原，富贵已极，

贯之地坚定奉行不变的领导班子，那就是百姓之福，国家之福了。

荀彧这番话，完全是站在维护汉室的立场上，跟随曹操这么多年，“举贤用能，训卒厉兵，决机发策，征伐四克”，遂能以弱为强，化敌为治，十分天下而有其八”，敢情为汉，并不为曹，那当然只有赏他一死了。司马光认为荀彧辅佐曹操，是“汉末大乱，群生涂炭，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济也。然则荀彧舍魏武将谁事哉？”因此，他的死是为汉死。而杜牧则持不同看法，认为荀彧“之劝魏武取兖州则比之高、光，官渡不令还许则比之楚汉，及事就功毕，乃欲邀名于汉代，譬之教盗穴墙发匮而不与同挈，得不为盗乎”。一个保留自己想法的知识分子，是不会见容于统治者的。

董昭、荀彧，便是当谋士能否善终的两种类型。作为领袖的智囊，无论作出过多少杰出的贡献，得到如何的殊荣，切切牢记自己的身份，不得僭越。他可以与你亲密无间，你万不可跟他平起平坐。无论怎样从大政方针到具体政策上，产生差异，以致忤逆上峰，除昏君外，仍可有获得理解的可能。但涉及领袖个人欲望方面，半点分歧的看法也不能表现出来，那绝对是不可饶恕的行为。荀彧的饮药自杀，除了他心存汉室，罪不可追外，还在于他过高估计了自己，认为有资本可以教训曹操，而曹操不能对他怎样。对不起，他忘了这个世界上有几个是听得进别人言语的皇帝？要都从善如流的话，岂不是民主世界了么？

何故贪心不足，又来侵我江南？”操答曰：“汝为臣下，不尊王室。吾奉天子诏，特来讨汝。”孙权笑曰：“此言岂不羞乎！天下岂不知你挟天子令诸侯？吾非不尊汉朝，正欲讨汝以正国家耳。”操大怒，叱诸将上山捉孙权。忽一声鼓响，山背后两彪军出，右边韩当、周泰，左边陈武、潘璋，四员将带三千弓弩手乱射，矢如雨发。操急引众将回走，背后四将赶来甚急。赶到半路，许褚引众虎卫军敌住，救回曹操。吴兵齐奏凯歌，回濡须去了。操还营，自思孙权非等闲人物，红日之应，久后必为帝王。于是心中有退兵之意；又恐东吴耻笑，进退未决。两边又相拒了月余，战了数场，互相胜负。直至来年正月，春雨连绵，水港皆满，军士多在泥水之中，困苦异常。操心甚忧。

当日正在寨中，与众谋士商议，或劝操收兵，或云：“目今春暖，正好相持，不可退归。”操犹豫未定。忽报东吴有使赍书到。操启视之，书略曰：

孤与丞相彼此皆汉朝臣宰，丞相不思报国安民，乃妄动干戈，残虐生灵，岂仁人之所为哉？即日春水方生，公当速去；如其不然，复有赤壁之祸矣。公宜自思焉。

书背后又批两行云：

足下不死，孤不得安。

曹操看毕，大笑曰：“孙仲谋不我欺也！”重赏来使，遂下令班师，命庐江太守朱光镇守皖城，自引大军回许昌。孙权亦收军回秣陵。权与众将商议：“曹操虽然北去，刘备尚在葭萌关未还，何不引拒曹操之兵，以取荆州？”张昭献计曰：“且未可动兵，某有一计，使刘备不能再还荆州。”正是：

孟德雄兵方退北，仲谋壮志又图南。

不知张昭说出甚计来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曹操每处于这种进不得，退不得的尴尬状态时，总要想办法找一个体面的台阶下，否则，他就宁可在那痛苦地僵持着。正好孙权的信来了，还颇有点幽默感，于是下令班师。这就是曹操的面子观。

荀彧为曹操首席谋士、第一智囊，为初平二年事，一见面曹就说“吾之子房也”。建安八年，曹操上表，请爵荀彧，评价之高，无与伦比。在第一个版本里：“臣自始举义兵，周游征伐，与彧戮力同心，左右王略，发言授策，无施不效，彧之功业，臣由以济。天下之定，彧之功也。”在第二个版本里，为其评功摆好，嘉奖褒扬，则更为加码：“守尚书令荀彧，自在臣营，参同计画，周旋征伐，每皆克捷，奇策密谋，悉皆共决。及彧在台，常私书往来，大小同策；诗美腹心，传贵庙胜，勋业之定，彧之功也。而臣前后独荷异宠，心所不安。彧与臣事通功并，宜进封赏，以劝后进者。”

但是，善用天下之智力的这位领袖，却逼得这位建有丰功伟业，一起打下江山的超一

流谋士，饮药自裁了。

表面原因是，建安十七年冬十月，董昭进言，曹操合受魏公之位，加九锡以彰功德，而荀彧不以为然，以致惹怒曹操。但事实上却反映了以曹操为代表的新兴阶层，和皇族、贵族、士族、豪强、儒家思想体系构成旧统治集团的深层次矛盾。董昭，他应该属于后者，却站在曹操一边，荀彧，毫无疑义，应该跟曹操一伙，在这件事上，却俨然以捍卫正朔的姿态出现。老实讲，曹操对什么封魏公，加九锡，不是特别热衷，他想马上当皇帝，只要吭一声，汉献帝还不得乖乖禅位。因此，在曹操看来，他可以表示不介意，他可以表示高姿态，但别人不得表示你曹操本来就不可以。旧统治集团这样说，他也许一笑了之。出自荀彧之口，便罪不可逭。

其实，历史有很多糊涂账，曹操究竟为什么要灭掉荀彧，恐怕还有更深刻的背景。两年以后所发生的诛伏皇后案，足以说明复辟与反复辟的两股势力，始终是涌动在许都政治生活中的潜流。在这位枭雄眼前，你是为汉，还是为曹，不仅仅是立场问题，更是要不要脑袋的大是大非的问题。

第六十二回

取涪关杨高授首 攻雒城黄魏争功

倘若对人的评价,不注意人是在不停变化,坏可能变好,好可能变坏的方面,这是一误;形成固定看法以后,好,便永远的好,坏,便永远的坏,直到盖棺论定,这是二误;被否定的人,无论怎样好自为之,也扭转不了已经定型了的观点,这是三误;于是最后,整个社会将形成的极端化趋向,有形无形地逼使着这个人无法自拔,只能向自己的反面越走越远。重新审读历史上魏延这个人物,不难发现《三国演义》的写法,正是按照这样一个错误定式进行的。

难道能说诸葛亮毫无失当之处吗?他对魏延不变的看法就正确吗?一个身居高位的领袖人物,绝对相信自己的圣明,大家也恭维他的圣明,那是一件可怕的事情。

却说张昭献计曰:“且休要动兵。若一兴师,曹操必复至。不如修书二封,一封与刘璋,言刘备结连东吴,共取西川,使刘璋心疑而攻刘备;一封与张鲁,教进兵向荆州来,着刘备首尾不能救应,我然后起兵取之,事可谐矣。”权从之,即发使二处去讫。

且说玄德在葭萌关日久,甚得民心,忽接得孔明文书,知孙夫人已回东吴,又闻曹操兴兵犯濡须,乃与庞统议曰:“曹操击孙权,操胜,必将取荆州;权胜,亦必取荆州矣。为之奈何?”庞统曰:“主公勿忧,有孔明在彼,料想东吴不敢犯荆州。主公可驰书去刘璋处,只推曹操攻击孙权,权求救于荆州,吾与孙权唇齿之邦,不容不相援。张鲁自守之贼,决不敢来犯界,吾今欲勒兵回荆州,与孙权会同破曹操。奈兵少粮缺,望推同宗之谊,速发精兵三四万,行粮十万斛相助,请勿有误。若得军马钱粮,却另作商议。”玄德从之,遣人往成都。

来到关前,杨怀、高沛闻知此事,遂教高沛守关,杨怀同使者入成都,见刘璋,呈上书信。刘璋看毕,问杨怀为何亦同来。杨怀曰:“专为此书而来。刘备自从入川,广布恩德,以收民心,其意甚是不善。今求军马钱粮,切不可与。如若相助,是把薪助火也。”刘璋曰:“吾与玄德有兄弟之情,岂可不助?”一人出曰:“刘备枭雄,久留于蜀而不遣,是纵虎入室矣。今更助之以军马钱

这两封信,后来并无交代。针线不密,写书人之过也。

刘备,一次次地被那些虚张声势的仁义诚信,误了大事。庞统说,事当决而不决者,愚人也。刘备所以成不了气候,他背的这个虚假名声的包袱,也太重了。你既然目标是当上帝,就不要再想得到当撒旦的好处。真正的政治家,以利害为权衡标准,上帝的归上帝,撒旦的归撒旦,其实也是可以并行不悖

粮，何异与虎添翼乎？”众视其人，乃零陵烝阳人，姓刘名巴字子初。刘璋闻刘巴之言，犹豫未决。黄权又复苦谏。璋乃量拨老弱军四千，米一万斛，发书遣使报玄德，仍令杨怀、高沛紧守关隘。刘璋使者到葭萌关见玄德，呈上回书。玄德大怒曰：“吾为汝御敌，费力劳心，汝今积财吝赏，何以使士卒效命乎？”遂扯毁回书，大骂而起。使者逃回成都。

庞统曰：“主公只以仁义为重，今日毁书发怒，前情尽弃矣。”玄德曰：“如此当若何？”庞统曰：“某有三条计策，请主公自择而行。”玄德问：“那三条计？”统曰：“只今便选精兵，昼夜兼道，径袭成都，此为上计。杨怀、高沛，乃蜀中名将，各仗强兵，拒守关隘；今主公佯以回荆州为名，二将闻知必来相送，就送行处擒而杀之，夺了关隘，先取涪城，然后却向成都，此中计也。退回白帝，连夜回荆州，徐图进取，此为下计。若沉吟不去，将至大困，不可救矣。”玄德曰：“军师上计太促，下计太缓，中计不迟不疾，可以行之。”于是发书致刘瑁，只说：“曹操令部将乐进引兵至青泥镇，众将抵敌不住，吾当亲往拒之。不及面会，特书相辞。”

书至成都，张松听得说刘玄德欲回荆州，只道是真心，乃修书一封，欲令人送与玄德。却值亲兄广汉太守张肃到，松急藏书于袖中，与肃相陪说话。肃见松神情恍惚，心中疑惑。松取酒与肃共饮，献酬之间，忽落此书于地，被肃从人拾得。席散后，从人以书呈肃。肃开视之，书略曰：

松昨进言于皇叔，并无虚谬，何乃迟迟不发？逆取顺守，古人所贵。今大事已在掌握之中，何故欲弃此而回荆州乎？使松闻之，如有所失。书呈到日，疾速进兵，松当为内应，万勿自误。

张肃见了，大惊曰：“吾弟作灭门之事，不可不首。”连夜将书见刘璋，具言弟张松与刘备同谋，欲献西川。刘璋大怒曰：“吾平日未尝薄待他，何故欲谋反？”遂下令捉张松全家，尽斩于市。后人诗叹曰：

一览无遗自古稀，谁知书信泄天机。

未观玄德兴王业，先向成都血染衣。

刘璋既斩张松，聚集文武商议曰：“刘备欲夺吾基业，当如之何？”黄权曰：“事不宜迟，即便差人告报各处关隘，添兵把守，不许放荆州一人一骑入关。”璋从其言，星夜驰檄各关去讫。

的。只要不把漂亮话说得太多太绝，一切便都在便宜行事之中了。

可见刘玄德的仁义，基本上是假招子了。

这种手段，书中屡见，倘不是古人马虎，太容易泄密，便是作者技穷，太不善变化了。

又来一个卖弟求荣的，三国时期，就已经卖人成风了。

刘备在抉择时下不了狠心，那么现在就要付出代价了，一关一关地打去吧！

却说玄德提兵回涪城,先令人报上涪水关,请杨怀、高沛出关相别。杨、高二将闻报,商议曰:“玄德此回若何?”高沛曰:“玄德合死,我等各藏利刃在身,就送行处刺之,以绝吾主之患。”杨怀曰:“此计大妙。”二人只带随行二百人,出关送行,其余并留在关上。玄德大军尽发,前至涪水之上。庞统在马上谓玄德曰:“杨怀、高沛若欣然而来,可提防之;若彼不来,便起兵径取其关,不可迟缓。”正说间,忽起一阵旋风,把马前帅字旗吹倒。玄德问庞统曰:“此何兆也?”统曰:“此警报也。杨怀、高沛二人,必有行刺之意,宜善防之。”玄德乃身披重铠,自佩宝剑防备。人报:“杨、高二将军来送行。”玄德令军马歇定。庞统分付魏延、黄忠:“但关上来的军士,不问他的马步军兵,一个也休放回。”二将得令而去。

却说杨怀、高沛二人,身边各藏利刃,带二百军兵,牵羊送酒,直到军前,见并无准备,心中暗喜,以为中计。入至帐下,见玄德正与庞统坐于帐中。二将声诺曰:“闻皇叔远回,特具薄礼相送。”遂进酒劝玄德。玄德曰:“二将军守关不易,当先饮此杯。”二将饮酒毕,玄德曰:“吾有密事,与二将军商议,闲人退避。”遂将带来二百人尽赶出中军。玄德叱曰:“左右与吾捉下二贼。”帐后刘封、关平应声而出。杨、高二人急待争斗,刘封、关平各捉住一人。玄德喝曰:“吾与汝主是同宗兄弟,汝二人何故同谋,离间亲情?”庞统叱左右搜其身畔,果然各搜出利刃一口。统便喝斩二人,玄德还犹未决。统曰:“二人本意欲杀吾主,罪不容诛。”遂叱刀斧手斩杨怀、高沛于帐前。黄忠、魏延早将二百从人先自捉下,不曾走了一个。玄德唤入,各赐酒压惊。玄德曰:“杨怀、高沛离间吾兄弟,又藏利刃行刺,故行诛戮。你等无罪,不必惊疑。”众各拜谢。庞统曰:“吾今即用汝等引路,带吾军取关,各有重赏。”众皆应允。是夜,二百人先行,大军随后。前军至关下叫曰:“二将军有急事回,可速开关。”城上听得是自家军,即时开关。大军一拥而入,兵不血刃得了涪关。蜀兵皆降,玄德各加重赏,随即分兵前后守把。

次日劳军,设宴于公厅。玄德酒酣,顾庞统曰:“今日之会,可谓乐乎?”庞统曰:“伐人之国而以为乐,非仁者之兵欤。”玄德曰:“吾闻昔日武王伐纣,作乐象功,此亦非仁者之兵欤?汝言何不合道理,可速退。”庞统大笑而起。左右亦扶玄德入后堂。睡至半夜,酒醒,左右以逐庞统之言告知玄德。玄德大悔,次早,穿衣升堂,请庞统谢罪曰:“昨日酒醉,言语触忤,幸勿挂怀。”庞统

第七回,孙坚分兵四面,围住襄阳攻打,忽一日,狂风骤起,将中军“帅”字旗杆吹折。第四十八回,赤壁之战时,周瑜于山顶看隔江战船,尽入水寨。忽见曹军寨中,被风吹折中央黄旗,飘入江中。瑜大笑曰:“此不祥之兆也!”在东方神秘文化中,这种或曰“祥瑞”,或曰“图讖”的出现,相信是上天在大吉凶出现之前,作出的某种预兆和警示。由于古人对大自然变化无常的无知和无奈,对自身命运的难以把握,对明天,对未来,甚至对下一个时辰可能来临的灾难的茫然和无防,因此,产生这种迷信现象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不过,科学昌明,文明进步,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,仍有义和团式的集体无意识群体出现,这种精神上的返祖现象,是多么可笑。

刘备内心深处的一副小人得意相,到底原形毕露。既然本来如此,何必假惺惺呢?现代社会管这一套叫做修养云云,真也够肉麻得有趣了。

谈笑自若。玄德曰：“昨日之言，惟吾有失。”庞统曰：“君臣俱失，何独主公！”玄德亦大笑，其乐如初。

却说刘璋闻玄德杀了杨、高二将，袭了涪水关，大惊曰：“不料今日果有此事！”遂聚文武，问退兵之策。黄权曰：“可连夜遣兵屯雒县，塞住咽喉之路。刘备虽有精兵猛将，不能过也。”璋遂令刘琰、冷苞、张任、邓贤，点五万大军，星夜往守雒县，以拒刘备。

四将行兵之次，刘琰曰：“吾闻锦屏山中有一异人，道号紫虚上人，知人生死贵贱。吾辈今日行军，正从锦屏山过，何不试往问之？”张任曰：“大丈夫行兵拒敌，岂可问于山野之人乎？”琰曰：“不然。圣人云：‘至诚之道，可以前知。’吾等问于高明之人，当趋吉避凶。”于是四人引五六十骑至山下，问径樵夫。樵夫指高山绝顶上，便是上人所居。四人上山至庵前，见一道童出迎，问了姓名，引入庵中。只见紫虚上人坐于蒲墩之上。四人下拜，求问前程之事。紫虚上人曰：“贫道乃山野废人，岂知休咎！”刘琰再三拜问。紫虚遂命道童取纸笔，写下八句言语，付与刘琰。其文曰：

左龙右凤，飞入西川。雏凤坠地，卧龙升天。一得一失，天数当然。见机而作，勿丧九泉。

刘琰又问曰：“吾四人气数如何？”紫虚上人曰：“定数难逃，何必再问！”琰又请问时，上人眉垂目合，恰似睡着的一般，并不答应。四人下山，刘琰曰：“仙人之言，不可不信。”张任曰：“此狂叟也，听之何益！”遂上马前行。既至雒县，分调人马，守把各处隘口。刘琰曰：“雒城乃成都之保障，失此则成都难保。吾四人公议，着二人守城，二人去雒县前面，依山傍险，扎下两个寨子，勿使敌兵临城。”冷苞、邓贤曰：“某愿往结寨。”刘琰大喜，分兵二万，与冷、邓二人离城六十里下寨。刘琰、张任守护雒城。

却说玄德既得涪水关，与庞统商议进取雒城。人报：“刘璋拨四将前来，即日冷苞、邓贤领二万军离城六十里，扎下两个大寨。”玄德聚众将问曰：“谁敢建头功，去取二将寨栅？”老将黄忠应声出曰：“老夫愿往。”玄德曰：“老将军率本部人马，前至雒城，如取得冷苞、邓贤营寨，必有重赏。”黄忠大喜，即领本部兵马，谢了要行。忽帐下一人出曰：“老将军年纪高大，如何去得？小将不才愿往。”玄德视之，乃是魏延。黄忠曰：“我已领下将令，你如何敢僭越？”魏延曰：“老者不以筋骨为能，吾闻冷苞、邓贤乃蜀中名将，血气方刚，恐老将军近他不得，岂不误了主公大事？因此愿相替，本是好意。”黄忠大怒曰：“汝说吾老，敢与我比

给他个台阶下。

魏延每次出场，都有惊人之笔。作者本心是要突出他的负面，但无意中却写出了一个活生生的魏延。比武、抢攻、失手、伏兵，充分表现了他的智勇双全，桀骜不驯，以及机敏敏捷的性格。

试武艺么？”魏延曰：“就主公之前，当面比试，赢得的便去，何如？”黄忠遂趋步下阶，便叫小校将刀来。玄德急止之曰：“不可。吾今提兵取川，全仗汝二人之力。今两虎相斗，必有一伤，须误了我大事。吾与你二人劝解，休得争论。”庞统曰：“汝二人不必相争。即令冷苞、邓贤下了两个营寨，今汝二人自领本部军马，各打一寨。如先夺得者，便为头功。”于是分定黄忠打冷苞寨，魏延打邓贤寨。二人各领命去了。庞统曰：“此二人去，恐于路上相争，主公可自引军为后应。”玄德留庞统守城，自与刘封、关平引五千军，随后进发。

却说黄忠归寨，传令来日四更造饭，五更结束，平明进兵，取左边山谷而进。魏延却暗使人探听黄忠甚时起兵，探事人回报：“来日四更造饭，五更起兵。”魏延暗喜，分付众军士二更造饭，三更起兵，平明要到邓贤寨边。军士得令，都饱餐一顿，马摘铃，人衔枚，卷旗束甲，暗地去劫寨。三更前后，离寨前进。到半路，魏延马上寻思：“只去打邓贤寨，不显能处，不如先去打冷苞寨，却将得胜兵打邓贤寨，两处功劳都是我的。”就马上传令，教军士都投左边山路上去。天色微明，离冷苞寨不远，教军士少歇，排搦金鼓旗幡枪刀器械。

早有伏路小军飞报入寨，冷苞已有准备了，一声炮响，三军上马，杀将出来。魏延纵马提刀，与冷苞接战。二将交马，战到三十合，川兵分两路来袭汉军。汉军走了半夜，人马力乏，抵当不住，退后便走。魏延听得背后阵脚乱，撇了冷苞，拨马回走。川兵随后赶来，汉军大败。走不到五里，山背后鼓声震地，邓贤引一彪军从山谷里截出来，大喊：“魏延快下马受降。”魏延策马飞奔，那马忽失前蹄，双足跪地，将魏延掀将下来。邓贤马奔到，挺枪来刺魏延。枪未到处，弓弦响，邓贤倒撞下马。后面冷苞方欲来救，一员大将从山坡上跃马而来，厉声大叫：“老将黄忠在此！”舞刀直取冷苞。冷苞抵敌不住，望后便走。黄忠乘势追赶，川兵大乱。黄忠一枝军救了魏延，杀了邓贤，直赶到寨前。冷苞回马，与黄忠再战，不到十余合，后面军马拥将上来，冷苞只得弃了左寨，引败军来投右寨。只见寨中旗帜全别，冷苞大惊，兜住马看时，当头一员大将金甲锦袍，乃是刘玄德。左边刘封，右边关平，大喝道：“寨子我已夺下，汝欲何往？”原来玄德引兵从后接应，便乘势夺了邓贤寨子。冷苞两头无路，取山避小径，要回雒城。行不到十里，狭路伏兵忽起，搭钩齐举，把冷苞活捉了。原来却是魏延自知罪犯，无可解释，收拾后军，令蜀兵引路，伏

《三国志》载：“延常谓亮为怯，叹恨己才用之不尽。”看来，他们帅、将之间的矛盾，早就相当尖锐了。魏延一生的悲剧就是，诸葛亮始终把他看作敌人，至少也是异己分子，不信任，不重用。一个老百姓，存偏见，顶多自己亏；但一个领导，成见看人，形而上，唯心论，不但害人，还要害己。魏延是有缺点，但却智勇过人的猛将。如果诸葛亮不那么排斥他的话，也许未来西蜀的形势不会一败涂地，溃不成军。人才，就怕生错了时代，生错了地方。碰上一个怎么看你怎么不顺眼的上级领导，而你又不能跳槽，他也不炒你鱿鱼，那才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

谁都有马失前蹄的时候，黄忠不也是如此栽倒在关羽脚下吗？

在这里,等个正着,用索缚了冷苞,解投玄德寨来。

却说玄德立起免死旗,但川兵倒戈卸甲者,并不许杀害,如伤者偿命。又谕众降兵曰:“汝川人皆有父母妻子,愿降者充军,不愿降者放回。”于是欢声震地。黄忠安下寨脚,径来见玄德,说:“魏延违了军令,可斩之。”玄德急召魏延,魏延解冷苞至。玄德曰:“延虽有罪,此功可赎。”令魏延谢黄忠救命之恩,今后毋得相争。魏延顿首伏罪。玄德重赏黄忠,使人押冷苞到帐下。玄德去其缚,赐酒压惊,问曰:“汝肯降否?”冷苞曰:“既蒙免死,如何不降!刘琰、张任与某为生死之交,若肯放某回去,当即招二人来降,就献雒城。”玄德大喜,便赐衣服鞍马,令回雒城。魏延曰:“此人不可放回,若脱身一去,不复来矣。”玄德曰:“吾以仁义待人,人不负我。”

却说冷苞得回雒城,见刘琰、张任,不说捉去放回,只说被我杀了十余人,夺得马匹逃回。刘忙遣人往成都求救。刘璋听知折了邓贤,大惊,慌忙聚众商议。长子刘循进曰:“儿愿领兵前去夺雒城。”璋曰:“既吾儿肯去,当遣谁人为辅?”一人出曰:“某愿往。”璋视之,乃舅氏吴懿也。璋曰:“得尊舅去最好,谁可为副将?”吴懿保吴兰、雷同二人为副将,点二万军马,来到雒城。刘琰、张任接着,具言前事。吴懿曰:“兵临城下,难以拒敌。汝等有何高见?”冷苞曰:“此间一带正靠涪江,江水大急,前面寨占山脚,其形最低。某乞五千军,各带锹锄,前去决涪江之水,可尽淹死刘备之兵也。”吴懿从其计,即令冷苞前往决水,吴兰、雷同引兵接应。冷苞领兵,自去准备决水器械。

却说玄德令黄忠、魏延各守一寨,自回涪城,与军师庞统商议。细作报说:“东吴孙权遣人结好东川张鲁,将欲来攻葭萌关。”玄德惊曰:“若葭萌关有失,截断后路,吾进退不得,当如之何?”庞统谓孟达曰:“公乃蜀中人,多知地理,去守葭萌关如何?”达曰:“某保一人,与某同去守关,万无一失。”玄德问何人,达曰:“此人曾在荆州刘表部下为中郎将,乃南郡枝江人,姓霍名峻,表字仲邈。”玄德大喜,即时遣孟达、霍峻守葭萌关去了。

庞统退归馆舍,门吏忽报:“有客特来相助。”统出迎接,见其人身长八尺,形貌甚伟,头发截短,披于颈上,衣服不甚齐整。统问曰:“先生何人也?”其人不答,径登堂仰卧床上。统甚疑之,再三请问,其人曰:“且消停,吾当与汝说知天下大事。”统闻之,愈疑,命左右进酒食。其人起而便食,并无谦逊,饮食甚多,食罢又睡。统疑惑不定,使人请法正视之,恐是细作。法正慌忙到来。

以仁义待人,就不要期待别人以仁义还报,如果一定按照“投之以桃,报之以李”的规律来施行仁义的话,这种功利主义也就说不上是仁义了。从这句话,便可了解刘玄德的仁义,不过是一种手段罢了。

刘备生前对魏延十分信任。“先主为汉中王,迁治成都,当得重将以镇汉川,众论以为必在张飞,飞亦以心自许。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,领汉中太守,一军尽惊。”但与诸葛亮谈到马谡,却认为是“言过其实,不可大用,君其察之!”刘备这个人,才质平庸,但对马谡的看法,事实验证他是对的。因此可知,他赏识魏延,委以重任,绝不是兴之所至,率意为之,自是因魏延有值得依赖之处。

刘备围雒城近一年,攻不下,还使庞统

统出迎接,谓正曰:“有一人如此如此。”法正曰:“莫非彭永言乎?”升阶视之。其人跃起曰:“孝直别来无恙!”正是:

只为川人逢旧识,遂令跃水息洪流。

毕竟此人是谁,且看下文分解。

死于非命,此公在军事上的成就,值得一书者,真是寥寥无几。

诸葛亮拒绝魏延,有其个人的感情因素,不能说略无半点嫉才之心。上帝造人的时候,设计这种情感,大概是作为一种催动力量,鼓励竞争好强之心吧。一旦超乎这个范围,必然构成对他人的妨害或侵犯。你看那奥赛罗,妒火中烧,把无罪的苔丝迪蒙娜,扼住喉咙然后将她刺死时的狠毒,就知道嫉妒,要是发作起来,那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感情。

在文人这个圈子里,那就更有看头了。韶华已逝,便仇恨一切来日方长的人;风光不再,便嫉妒所有姹紫嫣红的美丽;寂寞冷落,自然怨嗟窗外传来的繁华热闹的声音;江郎才尽,便对文场的新鲜举止,视若仇敌,非咬牙切齿不可了;袅袅香火都在后来人的周围升腾。镜头,灯光,麦克风,冷落着自己,那心境就十分不是滋味,有点酸,有点涩,还有点苦,那一张脸,便像腌过了的茄子,紫不紫,绿不绿,黑不黑,令人很不受用了。文学家如此,政治家,军事家也不能不如此。嫉妒,有一点点,也许还可爱,若是连一点点嫉妒之心也没有,还会有长进吗?不过,嫉妒多了,那肯定很恐怖。

《三国演义》这部民间文学的杰作,神化关云长,圣化诸葛亮,达到了极致。不过,我们要是平视过去,既非神,也非圣,把他们看成人,也就觉得这一切,其实都是人性之常。

第六十三回

诸葛亮痛哭庞统 张翼德义释严颜

庞统之死,打乱了刘备、诸葛亮的全部战略部署。

当时,东线荆州是根据地,虽处于曹操、孙权夹击的位置,但有诸葛亮和关、张、赵坐镇,只要联吴抗曹的策略运用得当,保持相对稳定是有可能的。西线益州是待开辟的新区,刘备率黄忠、魏延和副军师庞统入川,只要果敢行事,加之有张松作为内应,本如探囊取物,极易成功的。

因为刘备在如何对待刘璋的问题上,重犯当年在荆州对待刘表时迟疑不决的错误,以致使一次小手术即可解决的权力更迭,变成一场厮杀流血的正规战争。加之,绝非完人的庞统,对孔明的那按捺不住的嫉妒心理和争功心理作祟,当然也不排除远在荆州的孔明,会无一丝一毫对于庞统入川后迅速建功立业,声威日重的忌畏,深虑庞统对刘备施加什么影响。

于是,导致庞统求功心切,急军轻进,冒险行事,在落凤坡死于乱箭之下。若无刘备的迂延不决,也就无这场战争;无这场战争,当然也无庞统之死。若是庞统无狭隘偏窄之心,能够谨慎从事,步步为营,那西蜀局面的拓展该是多么顺手啊!

问题在于庞统一死,刘备无脱身之计,孔明必须西来,以解围厄。而孔明离开荆州,按刘备的主张将全权授予关羽这样一个根本不执行政策、自以为是的将领,一错再错,也就注定了荆州必失,关羽必死的命运,从此,刘备只能身处蜀中,远望中原了。

却说法正与那人相见,各抚掌而笑。庞统问之,正曰:“此公乃广汉人,姓彭名姜字永言,蜀中豪杰也。因直言触忤刘璋,被璋髡钳为徒隶,因此短发。”统乃以宾礼待之,问姜从何而来。姜曰:“吾特来救汝数万人性命,见刘将军方可说。”法正忙报玄德。玄德亲自谒见,请问其故。姜曰:“将军有多少军马在前寨?”玄德实告有魏延、黄忠在彼。姜曰:“为将之道,岂可不知地理乎?前寨紧靠沿江,若决动江水,前后以兵塞之,一人无可逃也。”玄德大悟。彭姜曰:“罡星在西方,太白临于此地,当有不吉之事,切宜慎之。”玄德即拜彭姜为幕宾,使人密报魏延、黄忠,教朝暮用心巡警,以防决水。黄忠、魏延商议,二人各轮一日,如遇敌军到来,互相通报。

却说冷苞见当夜风雨大作,引了五千军,径循江边而进,安

庞统在蜀汉立国方针上,与诸葛亮相左,他认为荆州是麻烦,不可依托,所以他急于在益州大拓展,开疆辟土,网罗人才。可惜,急于求成而不成,终成遗憾。

庞统身为军师,又有张松所献地图,出此疏忽,似不应当。人,一旦被偏颇的情绪控制,常常会出现一叶障目的片面性。